

行

再挑戰

婦女の再挑戰 性中女性 全攻略

代代木

2006年5月我應東京女性union的邀請，到日本幾個城市進行訪問。我一直都是研究婦女與工作的課題，加上5月開始剛好有3個月的空檔時間，我便應邀上路，出發探訪日本北海道、本州及九州9個城市。

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社會普遍生活富足。雖然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爆破，經過10年經濟蕭條後，據日本政府所言，社會經濟在2000年後慢慢有復甦現象。可是很多工會指出，受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很多不同行業的員工，不管是服務於私營企業或公營部門，生活不但沒有因經濟復甦而回復水平，更有每況愈下的趨勢。可是東京女性Union¹的幹事伊藤綠，雖然贊成工會對日本政府忽略基層勞工照顧的批評，但對於工會的分析卻另有見解。

遲鈍的傳統工會

「日本很多工會都是後知後覺，全球化的影響並不只是今時今日才出現，即使在20多年前經濟仍蓬勃發展時，婦女的工作條件及工資都被新自由主義倡導的散工化及非正式化壓榨，無論是藍領還是白領，大部分女性員工的身份都是短期合約工、派遣工、臨時工或兼職工，很多員工在同一家公司或同一個政府部門工作近20年，卻因為入職身份是臨時工，即使做同樣的工作及工時，卻只可領正式員工一半或百分之七十的工資，其他工作條件也不及正式員工，而大部分正式員工都是男性，很多傳統工會又是男性主導，長期以來並未為女性員工面對的問題向僱主爭取改善，直到最近越來越多男性員工也要接受同樣的大學待遇，傳統工會才提出反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也實在遲鈍得令人吃驚。」

註¹：在日本有一種女性Union，這種組織以地區為單位，不但是婦女組織，更富有職工會的功能，例如組織工人，代表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並且可以進行合法罷工等。

傳統工會的後知後覺確實令人失望，但此時此刻既然「坐在同一條船上」，是否可以重新規劃戰線，視他們為策略伙伴呢？

「與其他運動合作，共同爭取權益當然可以，可是我們不能簡單化去分析現實，否則大眾便不能聽到我們的聲音，而事實上我們的處境也不盡相同。平均來說女性基層勞工的情況會更差，例如我們發現在九州為超級市場提供蔬菜的公司，竟然以件工代替時薪出糧給清潔及包裝蔬菜的員工。由於怕找不到工作，員工都不敢反對，唯有密手做，但工作時間便明顯地加長了。而很多這些食品加工公司的僱員又是女性呢！」

聽著伊藤綠的分析，便記起日本小說家桐野夏生的作品《OUT》，小說中幾位女主角都是因為婚後找不到工作或因為要照顧家中老幼，在沒有其他選擇下在便當（午餐盒）工場當通宵班，小說對幾位女主角的掙扎有相當深入的描寫。

伙伴の條件!

「另一方面，既然是伙伴，我們當然期望我們的伙伴在一些我們堅守的立場及原則上給予支持。但傳統工會往往在性騷擾的問題上不能達到這個期望。首先，工會因為缺乏處理技巧或只因為怕麻煩，對性騷擾個案是不予以支援的，幾乎所有性騷擾個案都是由我們這些女性Union處理的。更有甚者，有些個案是發生在工會內，當我們處理這些個案時工會便動員更大勢力的工會來打壓我們。如果在這方面傳統工會不作出改善，我們便很難有更大的合作。」

「除了身在職場上的問題外，婦女因為傳統家庭崗位的角色定型而長期被排擠在勞動市場外，也是我們應關注的範疇。可是到了今時今日，政府還未能推出政策舒緩家庭主婦的家庭崗位壓力，反而以「再接受挑戰」為口號，將進入勞動市場的權利，轉化成純粹的個人責任，推回給婦女。作為一個關注基層人民工作權利的組織當然要為家庭主婦平反，但傳統工會卻沒有在這方面作出努力。反而我們因為與其他社區組織合作多了而在這問題上有更進步的分析，更能理解整體社會的需要。」



女性union 自主運動骨干

「其實我們在這個被全球經濟一體化催迫得透不過氣來的年代，當然明白多元運動需要統一陣線的重要性。但說到底，還是我們女性Union的組織及動員工作更為重要，在壯大聲勢後，自然能與其他運動一起合作，尋求公義。」伊藤綠告訴我，在2007年1月成立了「全國勞動女性行動中心」，這中心聯繫了全國所有關注婦女工作問題的組織，相信這也是她說壯大聲勢的其中一步。■